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五十六
至五十八



43
849
279



門 4 3
第 849
卷 27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入百五十六

知音

傳曰惟君子為能知音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
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為難矣非夫天機朗
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贖索隱參於象數之表宜
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入百五十六

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紬繹以極其妙演暢以摠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大夏西戎之國也

崑崙之陰取竹

於解谷

崑崙上比谷名也

生其竅厚均者

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

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笛不復加削刮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

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

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

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比合

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

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

之氣各應其一律不失其序

一日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

笛吹之作鳳鳴

冷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

無射鐘名冷州律中無射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夫音

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

而鍾音之器也

音絲器以發

天子省風

以作樂

看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言

輿以行之

樂須

音而小者不窳

窳細而不

大者不斲

斲橫大

則和於物

物相副而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德則

樂

億安也

完則不成

不充滿人心

懈則不容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鍾楸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甞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

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召師涓曰吾聞

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

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

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

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

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

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

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

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

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

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

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

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

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

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

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
 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
 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
詠入風南風
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
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
歌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
 必無功不時謂
觸歲月叔何曰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
不如人和後

平公鑄為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公曰吾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
 鐘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杲知其鐘之不調
 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侂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

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籥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
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周用六代之樂
堯曰咸池黃帝
日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
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

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
二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
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繳如也釋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徑徑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詩云願而長兮眼如望羊望視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

猶憂也以不得衆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詠歎淫液歌遲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聲淫及商何也對曰

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

說也書曰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

也萇弘周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居猶安坐也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且夫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猶奏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

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

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

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

以充武夾振之而駟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

樂也王與大將

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分夾而

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進事蚤濟也

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

是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且女

獨未聞牧之語乎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裨冕楮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宮於郊也左東學

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依而冠冕也

裨衣衮之屬楮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

制耕籍籍籍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

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若此則周

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之太學曰東膠

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

久為重

八

禮樂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來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魯太師摯識闕雝之聲而首理

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

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而歌小雅正直而清蕙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保猶安也 故歌也 孰也

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本居中矩句中鈞

纍纍乎端如貫珠

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此事

故歌之為言也

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

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

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

琴按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絃

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攬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

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曰不獨語

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

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

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

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

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
處之隱絕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爲之
微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邃房下
羅帷來清風揚激楚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
遊則運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獵平原馳廣囿入則撞
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
也然臣所謂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臺旣已壞曲池旣已漚墳墓旣已平嬰兒
豎子採樵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未知孟嘗君尊
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

徐動宮徵叩羽角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
先生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
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係匿作於

宋子

縣名也今屬鉅鹿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

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
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
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
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家皆驚下與抗
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

傳客之互以聞於秦始皇始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

李延年善歌為新樂聲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山延年繇是命為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筮篥以祠太乙

或云候

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候聲訛為筮篥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勃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定與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

京房好鐘律知聲音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官至魏郡太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常為騎都尉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爲左中郎將好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醢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

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霧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王允董卓等而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太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靡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作歌曲曰奕奕天門開

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望士爲知己
死玄爲悅已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旣捷
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荊州
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
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
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
聰慧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
郎鄧靜尹齋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
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
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當時貴人見
知夔令玉鑄銅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
甚厭之反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作更試然其知夔爲精而玉
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
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
色繇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擊夔使願等就學夔自

謂所習者非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
子河南邵登張泰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禎司律中
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正
莫及夔

荀憚為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
吳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晉孫氏善哥舊曲宋徽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

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琴宋生善琵琶尤發新聲竝魏

晉之世人也

傳云日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

何但夔乎同契哉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荀勗為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竝行於世初
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
曰得牛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
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
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
達入音論者謂神解咸嘗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
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
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丑父耕於野得周時
玉尺勗以較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於

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勗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聲藩子邃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或太后時蜀人劉郎於古墓中得中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謂之阮咸郎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其音甚清

雅也

稽康為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人士莫不痛惜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為王敦大將軍長吏

紀瞻辨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嘗侍驃騎將軍

桓伊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

封永新縣侯進號江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

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

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簡安惡其為入每

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

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益極而構會之隙

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

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

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

一奴善相使帝稱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

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
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
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
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
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
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娛義熙初以散騎
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
太守

姚邕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
其盈虛爲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五十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濠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
聲遂絕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
詔竝不應

册府元龜 總錄部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暉善彈琵琶能爲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徵音
暉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帝彈嘗宴飲歡適謂暉曰我
欲歌卿可彈暉乃奉旨帝歌既畢暉亦止絃位至右
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鍾
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
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爲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
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
遂清越

戴顒字仲若父達善琴書顒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
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竝受
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
顒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
顒服其野服不改嘗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
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顒合何嘗白鶴
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

勃等方進豆粥後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答後恨而去顯隱遁有高名

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絕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王僧虔爲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典故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宣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爲太嘗加給事中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輒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爲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旣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
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
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
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
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
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
瓊瓊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出嘗感思復變體備

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插琴坐客過以筋扣之
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
通焉位至尙書儀曹郎吳令

後魏陳仲孺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
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
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歟焉後漢熹平
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孺自受
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
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衍成數

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
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
所得度量衡曆皆出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
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
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
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
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六十宮商相與微濁
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
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
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闕准意則辨五

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疎此必有
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
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
濁微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
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
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
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往相順若均
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

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
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
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
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
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繇可諧仲
孺以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嚴嵩父
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
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
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

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准須柱
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一絃復應若爲致令
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又復十之是爲於准一寸之內亦有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
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
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人准嘗尺分
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旣微器宜精妙
其准面平直頤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

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代來消息調准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

此則音不和平仲孺尋准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後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中有准旣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廷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其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一足下可粗識音韻終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勘或通曉仲孺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

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非嘗人所明可如其所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
暇嘗自操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位至
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
作佐郎

裴靄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靄之師
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搔字德沈少聰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別造一
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郎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當時以為絕妙位至兗州刺史

爾朱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陰永興於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

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者梁郡

以父蔡為梁王襲封梁

其慎

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
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

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微爲太嘗卿解音律樂有錚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微見之曰此錚于也衆弗之信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微仍取以合樂焉

長孫紹遠爲太嘗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恨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鐸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祿大夫

長孫覽充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嘗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繇是寶嘗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鐘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嘗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

高下宮商畢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嘗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嘗問其可否寶嘗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嘗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帝從之寶嘗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制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

能通見寶嘗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嘗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嘗嘗聽太嘗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嘗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人贖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衰之寶嘗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

及竇嘗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全樂等能造
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竇嘗所爲皆歸於雅此
章雖公議不附竇嘗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以藝遊王公之門
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
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鐘律位至上在
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
令言時臥室中間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與自早耽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
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乎聞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夫宮者君也吾所以知
之

唐張文叔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
取歷代公葦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
宗召文叔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
有右鐘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
通者文叔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
協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文叔扣其一日是

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真為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真謂道士劉粲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粲儼奏其事擢嗣真

為太嘗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上風柔緩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為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來樂府堂堂之曲
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為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性所闕知者莫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嗣真為御史大夫嘗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磬聲有應者在今弩

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絲得之其後敬業舉兵
敗天后潛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
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
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奠簾者乃嗣真所得者
也

裴知古爲太嘗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
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
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卽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
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
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

日始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
次之弼夔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
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聲使夔聞名之無誤錄
是反款伏又雒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
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
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
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異其
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聲數處而
去遂絕僧告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

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闓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

忒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沈善音律太嘗久亡徵調沈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為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

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為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

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

絃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為太嘗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為卿

高郢所賞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

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

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

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

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王欽諸

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梟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臯之於音可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番守崔令卿爲太嘗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召令卿對令卿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批其管使如簫焉以吹之諧於金石

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爲比

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爲教坊副使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拆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効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作歌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仁裕爲文之外亦曉

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羣臣於永福殿樂奏黃
 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
 之曰奚以知其然對曰大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
 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
 合十一月而生黃鍾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
 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
 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
 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正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
 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曆生律以律合呂
 九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回陰陽

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
 大之筭則精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
 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為天一為地三為
 人七宗者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
 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角為木商為金
 宮為土變徵為日變宮為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元
 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
 根須女庖俎鳥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
 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搏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
 天倡日平徵天津東壁參代輶車主乎羽角之數六

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筭音以定王筭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繇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為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准并行於世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八

醫術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稽勞而制其食蓋以十全者為上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誠以其繼志肄業傳習精練除疾蠲痼功効顯著之謂也自俞扁和緩擅名

於前代漢魏而下高手繼出其操術之妙亦幾於神
簡策所紀爛然可觀若乃審四時之候究六癘之本
調五味五穀五藥之品視五氣五聲五色之狀兩之
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則人之死生繫焉在
執藝之工為難能矣

醫緩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
之緩醫名為
猶治也未至公夢病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下
也心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
也公曰良醫也

厚為之禮而歸之

醫和秦人也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
也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惑女色
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規
故君過故

將死而不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

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
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
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物並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
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昏心也

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其皆絲陰陽風雨而生

發為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

宮徵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節過則為畜

古災字

陰淫寒疾

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喘

渴風淫末疾

末四肢也風緩急

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為洩淫

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宴寢

明淫心疾

明盡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嘗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嘗在夜故言晦

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

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亂諸侯無爾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收蓄

必受其咎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

云主將元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

淫溺沒於嗜欲

於文皿蟲為蠱

文字皿器也器受蟲為害者為蠱

穀之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或男風落

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

風而皆同物也

物猶類也

趙孟曰良醫也乃厚禮而歸之

文摯宋醫也齊王疾瘡

齊王瘡王宣王之子瘡鮮瘡也一日善腫臥也

使人

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

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怒讀強弩之弩

也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

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緩也文

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

三期也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

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怒果甚不

與文摯言之也文摯因出固辭而重怒王叱起疾乃遂已徐也

愈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

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燹之三日三夜其顏色不

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

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趙扁鵲渤海郡鄭人鄭當為鄭今莫州縣姓秦氏名越人少時

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

桑君亦知扁鵲非嘗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

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

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池上

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三十日當知物

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蓋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爾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友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也而汝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敬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公之病與之同不出

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三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均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筭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蜀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日淑乎曰未也

叔謂棺斂

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橋引按枕毒藥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剔髓騰樑荒爪幕瀦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

生之方能若是乎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太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徧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噎希服臆竟精泄橫流涕長潛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噎希不能自止忽承睽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緣中經維絡維作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癡一作發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使之起爾魏自晉獻公時滅至是二十餘年矣蓋傳誤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鵠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是時齊無桓侯即日和之子桓公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繇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為齊國太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湯慶慶年七十餘無子時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時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意年二得是師臨菑元里公乘陽

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日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於公臣意即日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當已為人治診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

日君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嚕腫後八日發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濁一作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貫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嚕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

之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

上二分而膿發五界而癆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

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

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

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之曰氣鬲病使人煩憊食

不下時嘔沐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為之作

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

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一作電又作極躁而經

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

王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邊溢也謂

病溢心者故煩憊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

循刺其心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

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癘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

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

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

右一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

作又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

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

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其

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
 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繫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
 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聞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
 液火齊湯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
 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服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
 間濁濁一作電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
 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

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脰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
 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
 汗出溲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
 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滋然風氣也脉法曰沉
 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腎腎切之而相反
 也脉大而躁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供養此不當醫治法
 日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悉後五日死即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一作此散

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

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

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

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

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

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

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

診其脉曰遺積癥也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

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

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一云未然合也是脾氣也右脉

口氣至緊小見瘦氣也以此相承故三十日死三陰

俱搏者如法不俱禱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

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前一作勤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言動徹入

支迴風者飲食下噎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飲食下嗑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入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歷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一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若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婦一作奴奴蓋女奴也

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肺一作肝刺

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痛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歷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痼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歷陰之絡結小腹也歷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歷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痼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一作齊自言足熱而蕙臣意告曰熱蹶也即刺其足阿王母

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
 比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墜墜無病臣
 意告永巷長曰墜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上曰才人女子墜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
 四人臣欽若曰史記索隱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
 墜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
 不賣諸侯所至春墜奉劍從王之厠王去墜後王令
 人召卽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
 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

夫病齟齒臣意執其左太陽明脉卽為苦參湯日漱
 三升出入五六月病已得之風及臥間日食而不漱
 蓄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葺
 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
 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於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
 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
 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
 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

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
 與倉公立卽示平日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
 謂之曰公奴有病乎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
 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
 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
 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
 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

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
 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蹙上爲重頭痛身
 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脉
 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
 所以蹙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
 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
 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要與腰同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末舍五藏急治之病
 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
 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壻也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有方石京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之腎病也畜而不屬膏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

得也臨淄泥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曉瘕曉瘕為病腹太上膚黃麓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曉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曉得之於寒淫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麓而毛美奉髮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悉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疾驅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

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墜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因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

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合一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

及鑿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
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勃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忿發
為疽意告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為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
矣齊王故謂陽虛侯時病甚齊悼惠王子也各將盧
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
眾醫皆以為魔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
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
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

或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若

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一作瘖即死今聞

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二反字一作及字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星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痂牡痂在鬲

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

力者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踟要魔寒汗出多即嘔血

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絡一作結一牲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病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得者合脉法以故至

今知之間臣意曰所期病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

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

諸侯王大臣有嘗問臣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齊文王也

帝十五帝十五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

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變以除拘臣意也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

若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

安以故得診安陸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爲肥而畜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宴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

一作賀
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

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今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
 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
 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
 公必為國手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
 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也言須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
 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
 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

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
 意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朱邑一作邑學臣意教
 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鴈學臣意
 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常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
 出入邪正逆順以空鑱石定砭灸亦處歲餘菑川王
 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按法逆順論藥
 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
 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
 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嗽四時應陰陽重未
 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

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周仁其先任城人以醫見

見於天子

為太子舍人積功遷

至大中大夫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後為廣漢太守王莽前輝光卒

後漢涪翁不知何出嘗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問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

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

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膝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

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黃憲父為牛醫

阮炳字叔文為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魏東平王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勇

古數字與專相似歷書者多不能別尋也

字元化其名宜為數也

游學徐士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仙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煖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湯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瀹洗縫腸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

亦不自寤一月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化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果下男形卽愈懸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渴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化曰試作熱食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不汗出化曰藏氣已絕於內當涕泣而絕果如化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化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化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竝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化適至化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嘗

化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化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化言督郵徐毅得病化往省之毅謂化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臥不安化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化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嘗先啼日以羸困問化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今不得愈化與

四物女窈九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
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旁
人數爲易湯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
還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
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不至此
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
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
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嗟駐車往視之語之曰向來
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

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病
者前入坐見佗比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
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
無何棄去畱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
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旣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
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病十載壽俱當盡不
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
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
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胷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

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三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嘗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脈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生出血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

其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其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嘗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於難濟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爾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救郡縣發遣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撿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

傳付許徽考驗首服苟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繫
 宜舍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
 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良法
 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
 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
 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
 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僵死也初軍吏李成
 苦咳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云君病腸臃
 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兩錢散當吐二升餘膿
 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

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

謂成曰卿今強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案古語以藏為去也

以待不祥先將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

已故到譙適值佗見叔怒怒不忍從求十八歲成病

竟發無藥可復以至於死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

守廣陵劉景宗言漢末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

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有

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

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

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羆馬牽
犬馬極輒易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
曳計向五十里乃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
大刀斷犬脰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
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
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
三寸所純是蛇但有眼處無腫子又逆鱗耳以膏著
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
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
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

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且出周
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
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
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
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
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絳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
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
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
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
以藥百日平復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鍼灸服藥矣不看脉便使解衣點其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卽行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謂調如引繩矣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樊阿彭城人從華佗學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脅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

吳趙泉以善醫爲侍醫赤烏中爲丞相顧雍疾微時孫權令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之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雍果空

